

大冶引水

□ 叶梅

—

大冶本是有水的。

在长江中游鄂东南隆起的丘陵之间，流淌着一条条清冽的小河，绢绸一般缠绕着黛色山岗与金黄田畴，富水河流经大冶西部，汇入长江；另一条大冶河贯穿南北，汇入湖泊。水波荡漾的大冶湖、保安湖、三山湖四季不冻，水量充沛，碧玉镜一般映照着成群飞鸟的起落。受海陆季风控制的亚热带气候，塑造了中国南方鱼米之乡的明媚，也赋予了江南的四季常绿、温和湿润，湖北大冶正在其间。古人称大冶为“百里黄金地、江南聚宝盆”，这里既有江南水乡的柔婉，却又有着深埋的坚硬。

大冶距武汉约90公里，记得从我曾居住过的武汉岳家嘴附近出发，掠过东湖的粼粼波光，经武黄高速不多久，前方便远远显出起伏的山峦，蜿蜒且又硬朗，那正是大冶脉透露出的筋骨。大冶这地名来历久远，北宋乾德五年（公元967年），南唐国主李煜将此地设为大冶县，名称则取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的“天地为大炉，造化为大冶”，寓意“大兴炉冶”。

这片土地的宝藏经大炉熔化冶炼，与哲学巧妙意会。

我第一次站在被称作“矿冶大峡谷”的边沿，弯腰俯瞰那四百多米深的矿坑时，虽然早已得知这深坑的由来，但眼前带有锈铜的黄褐岩壁以及奇幻一般的垂直深度，仍然令人大为吃惊。而来到另一处著名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之后，更不能不为4000多年前夏商周时期的井下开采和鼓风竖炉炼铜先进技术而惊叹不已。

大冶被考古专家认为是华夏青铜文化的发祥地。

大自然对大冶的馈赠格外厚实，铜、铁、金等矿产资源富集，聪明的人类很早就开始在此采挖，从现有的史料和传说里可以得知，大冶的采矿活动从夏代萌芽，商代初具规模，至西周至春秋时期便发展为集探矿、开采、冶炼、运输于一体的复杂产业体系。其技术成就和资源输出能力，达到了商周青铜时代的顶峰。那时发明的群井与短巷联合开采技术，直达地下的竖井，采用榫卯套接的木支护结构，不仅牢固了井巷支护，还可排水、通风。更令人叹服的是，鼓风竖炉可将冶铜温度提升至1200℃，粗铜纯度达93%以上，炉渣含铜量仅0.7%，几乎接近现代排渣标准。

中国青铜文明的格局沿着长江水系蔓延开来，而今在武汉盘龙城、西周宝鸡弓鱼国墓地、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，均被证实其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，其冶炼工艺已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。

而今，那些依稀可见的采矿凿痕和堆积散落的泛着绿光的矿渣沉默着，但你可以想象，它们被多少人触摸过，有多少无名者的指纹，以及他们的汗水流过的气息，隐藏在肉眼看不清的纹理里，而那正是上古时期以来人类活跃的实证。

大冶的冶炼史，透射着中国的文明史，从夏商周时期直至当代，大冶以“中国铜都”闻名，其冶炼技术和产业规模延续了数千年。

大冶的水也为其支撑了数千年。

二

上善若水，大自然离不开水，人类离不开水。冶炼也离不开水。

一个个民间传说并非捕风捉影，它们好比隐秘的索引，可将人们领入历史的深处。从大冶的传说里可以得知，南朝宋武帝刘裕在此铸兵器并葬衣冠于铁山，所谓“铁山埋剑”。隋唐时期，隋炀帝杨广在铁山南设十炉铸造五铢钱，使大冶成为江南货币铸造中心。从那时起，一年一度的，流经铁山的河水便带着赭红色的矿砂，在青石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凹槽，河谷深处的冶铁作坊，水轮转动的吱呀声，混合着斧凿砍伐的脆响，长年经久不息地回荡在山水间。

唐代之后，大冶从采铜为主转向采铁，并设立了采矿和冶炼的专门机构，好比是现代的钢铁厂，却叫了一个堪比书院名称的“青山场院”。青山两字表明，那时的矿山仍被青翠的树木覆盖着，山间流淌着朝向长江的潺潺溪水。

南宋留有岳家军在大冶“劈山开矿、锻造大冶之剑”的传说。南宋名将岳飞曾带兵驻扎鄂州（今武昌）。在武昌区与洪山区交界的沙湖东南角，有一处岳家嘴，过去我家住武昌时经常路过，最初以为岳家嘴只是过去渔村的地名，后来才得知却是因岳家军驻扎于此而得名。沙湖连通长江，水域开阔，南宋绍兴四年，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，为巩固长江中游防务，在岳家嘴设立了水军训练基地，打造楼船、艨艟等战船，演练水战战术，同时将大冶作为重要的兵器补给地。《大冶县志》中有岳家军“屯兵于姜桥，采矿于龙角”的记载。考古发现，大冶陈贵镇铁炉庄为岳家军兵工厂遗址，出土大量宋代兵器残件及冶炼遗迹。证明岳家军曾在铁山、铜绿山等地设立冶铸作坊，利用当地“块炼铁”技术打造兵器，史称“大冶之剑”。这些利剑刚柔并济，削铁如泥，成为岳家军克敌制胜的利器，岳飞威震四方的丈八铁枪，便是在此经过“九炼九淬”锻造而成的。

大冶之剑，由大冶之铁，经大冶之炉，又经大冶之水，九炼九淬而成。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，被老百姓深深拥戴的岳家军纪律严明，精忠报国，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大冶之剑与之相配，寒光凛凛。那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光芒，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

三

大冶的铁山与溪河，浸透了近现代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。

19世纪末，中国面临军事工业原料短缺的困境，进口钢材占到国内需求的80%以上。湖广总督张之洞将目光投向大冶，在武昌设立了湖北铁

政局，统筹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及马鞍山煤矿，引进蒸汽动力凿岩机、空气压缩机等设备，一下子让开采效率较传统人力提升了20倍。大冶铁矿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，其产量在1896—1934年间占全国机械开采总量的60%以上。但尽管张之洞的开发具有抵御列强经济侵略的意图，却因清政府腐败及技术依赖，最终仍未能摆脱被外资控制的命运，核心设备及技术全由英、德工程师掌控，中国工人仅能从繁重的基础劳动。

而掠夺式开采导致矿山周围的生态开始急剧恶化。

日本自19世纪末通过不平等条约逐渐渗透，1899年迫使清政府签订《煤铁互售合同》，以低价锁定大冶铁矿石供应，合同规定每吨矿石仅售3元，而“一战”期间国际市场价高达20元，并派遣日籍人员常驻矿山监督开采。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大冶后，成立“大冶矿业所”，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强占汉冶萍公司所属矿山及周边民田，将矿区变为军事管制区，周围架设高压电网，设立碉堡岗哨，强征约1.4万名中国劳工（含战俘和沦陷区平民），实施法西斯式管理。矿工出入需搜身检查，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或活埋。铁山地区因此留下了日军屠杀平民和矿工的“万人坑”“血水塘”。

日本军队为了“以战养战”扩大侵略，疯狂地实行掠夺式开采，采取不分昼夜的露天与地下同时作业，而且只开采高品位矿石（含铁量超60%），致使大冶铁矿开采寿命至少缩短50年，优质铁矿几近耗尽。并导致废石随意堆积，矿区塌陷、地表变形，狮子山采区因过度开采形成深444米、面积108万平方米的“亚洲第一天坑”，周边堆积废石3.7亿吨，方圆数里水土流失、土地沙化，寸草不生。

不能忘怀的是，日本军队通过汉冶萍公司的债务链条，将大冶铁矿变为其钢铁工业的“海外原料基地”，累计从大冶铁矿掠夺1550.8万吨铁矿石，占1893—1945年总产量的74%。而在大冶掠夺的大部分铁矿，直接运往日本八幡制铁所制造杀人的武器，军舰、坦克、枪支、刺刀，转过头来用于杀戮中国人。

夺中国之铁，戕中国人之血。何其悲惨？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矿工们愤怒地拆除日军碉堡，在矿渣堆上竖起了“永记国耻”纪念碑。

然而，山里的溪水载不走那些伤痛。

大冶的水，不再洁净了。

四

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5年，大冶铁矿重建，成为武钢原料基地，为铸起中国钢铁脊梁，大量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武钢，在那里化为铁水，化为坚钢。但这片河湖交叉之地，居然没有水可喝了。

历史的伤痛是那样的深，被污染的水沉痾已久。

21世纪初，大冶市作为湖北省重要的工矿城市，用水成为最大的难题。虽然河流就在身边，但细碎的铁屑沉积在水底，又漫进港汊，在水草根部长成铁壳，芦苇叶片上总像是蒙着一层洗不净的褐灰。青山不再，河岸边郁郁葱葱的森林已经消失，飞鸟走兽也都早已远走他乡，另择良居。雨水冲刷着毫无遮拦的山坡，将更多的泥沙碎矿带入河道，流水带着大风都吹不散的矿石腥气。检测显示，大冶湖的沉积物砷含量竟高达266mg/kg，远超过受污染湖泊的数十倍。鱼类在这里难以生存，从66种锐减至27种。

孩子们被严格禁止在湖边戏水。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从前，这里的人们主要以大冶湖作为水源，后来不得不改饮井水，但地下水位不断下降，水井也逐渐干涸。后来到了夏季，只能靠政府派洒水车送水。有那么些年，大冶不得不向黄石市“买水喝”，但黄石市自来水公司转供的长江水，日供能力仅5万吨，远远满足不了大冶城乡的需求。

大冶干渴。

今年夏季，我们来到大冶，听到从前缺水的介绍，但眼前看到的却是青山绿水，与生态恶化的描述截然不同，而且饮用的水清甜洁净，便迫不及待地问，如今饮用的水是从哪来的呢？

引来的。大冶人也迫不及待地回答说，从阳新那边引来的。

原来，在水源窘迫的2015年春，一群“劲牌”人铺开了引水的蓝图。领头人叫吴少勋，他1956年出生于大冶一个农村家庭，18岁参军入伍，在部队熔炉六小时光里，磨砺出坚韧踏实、不偷懒、肯钻研的品格。从部队转业回到大冶后，他从纱厂到酒厂，当了多年工人，也掌握了好些技能。1987年，他接手濒临破产的酒厂，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，踏遍湘鄂赣的深山，在南方民间药材泡酒的习俗中得到了启发，创出了“中国劲酒”的响亮品牌。

“劲酒虽好，可不要贪杯哟”，这句令人喜爱的广告语，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，也奠定了劲牌健康企业的底色。

为寻找符合“四季长流、百公里无污染源”的酿酒水源，劲牌选址小组曾踏遍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，最终在阳新县王英水库（又名仙岛湖）旁，发现了从天然溶洞里涌出的双龙泉，恰如大自然为酿酒人准备的玉液琼浆。2015年大冶遭遇罕见干旱，缺水的情况益发严重，吴少勋带着矿泉水瓶走遍城乡，瓶中浑浊的水样与双龙泉水的清澈形成刺目对比，“酿酒需好水，百姓更需好水”，他要把好水引进千万百姓家。

从仙岛湖起步，投资9亿元、日均供水20万吨的阳新引水工程在劲牌人的努力下得以开工，水管如银色的绸带，顺着山势向西北延伸。凿岩机穿透岩壁，隧洞每推进一米，引水的希望就多了一层。跨过丘陵的褶皱，穿过稻田的绿意，避开村落的屋舍，2017年1月，第一股清水顺着管道流进了大冶水厂。这股来自双龙泉的一级饮用水，从此顺着管网流向千万户街巷人家，带着青山间的凉意，也带着劲牌公司饮水思源，回报社会的情意。

经过山体过滤与管道净化双重屏障的泉水，水质经检测竟比原水更优，不仅让酒厂车间清水盈盈，更让大冶百万居民从此喝上了清甜的水。

五

听了“引水”的故事，不由对劲牌这个从地方小厂成长为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企业心生敬意。领头人吴少勋曾先后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等称号，从乡村振兴到灾害救助，从中药种植基地到社区养老中心，这家以酒起家的企业，把社会责任酿成了事业的底色。截至2024年，劲牌的公益捐赠已达37.21亿元，四次获得“中华慈善奖”。

中华大地上，从来就有的慷慨大义，友好相助，在硬硬的大冶自成风尚。

恰是七月艳阳，我站在一条绿树拥偎的小河旁，河堤草坪上盛开的小花构成了“生态优先”的醒目大字。只见河里的水不再泛黄，曾经的污水口被石块与草木封堵，茂密的芦苇丛中，不时有成群的水鸟飞起，鸟儿的翅尖掠过湖面，牵起细碎的涟漪。埋在地下的管网里流淌着清冽泉水，乡村的压水井成了怀念乡愁的打卡点，田地里的禾苗翠生生的。大冶湖通过“以渔治水”，生态得以修复，鱼儿种类恢复至66种。

大冶的引水，引来的不仅是清泉，还引来了爱和生命的美好。

矿山人曾一年年地用蛇皮袋背着泥土上山，在被遗弃的硬岩废石场上种下耐旱的刺槐。石头缝隙里扎根的树木，十年后连成万亩槐花林，每年四月，雪白的花瓣落在曾经的矿渣上，形成石头上开花的奇观，也成为亚洲最大硬岩复垦基地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馆以沉浸式展陈，再现古代矿冶智慧。曾经昏天黑地的工业区，转型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，市民们在这里散步健身，唱歌跳舞。水轮遗址旁立着生态监测牌，孩子们在前日的废石场上奔跑，他们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可能带着铁火的记忆，传递给奔跑中的孩子。

那峭壁上的刺槐林，在灰黑色的岩石间，绿色的枝叶倔强地伸展着。当年矿工的后代成了护林人，说起跟前辈们一起种树仍感慨不已，这些树是种在石头缝里的，每一棵都要先凿出半米深的坑，填上土，再浇上几十桶水，活下来真不容易。但如今，刺槐林给山体披上了绿装，风一吹，树叶沙沙直响，千年前的“青山场院”仿佛就在这树叶的低语中，被真切地唤回。



山水小品（国画）
杨茂宗作

捕捉公园里的诗意

——读阿毛诗集《公园记》

文艺评论

□ 李俏梅

萧红在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鲁迅先生说：‘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……一进门分做两条路，一条通左边，一条通右边，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，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，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’”鲁迅先生对公园的描述极其有趣，高度抽象了公园的结构特征，可以看作是有心去逛而抽不出时间之后对于公园的一种调侃。

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，哪怕是最洋派的城市上海，公园也是不多的。现代公园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英国，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于“田园城市”的向往的产物，也是一个非常意味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。公园对于中国是一个舶来品——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园林，但那些是“私园”，有钱人的私家享乐空间——直到1905年，据说才有无锡的几个乡绅，将几处私家小花园联结起来，又加了些小桥梁流水形成了一处对外开放的公园，并命名为“公花园”，这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公园。

武汉最早的公园当是1929年正式建成开放的汉口中山公园，也是在私家园林的基础上建成的——可见中国公园的文化品格其实是中西合璧的，引入了公园的概念之后，建什么风格的公园就是自主的了——关键必须是 public 的，向公众开放的。我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，公园还是要收门票的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现在大部分公园是免费的了——实现了对于市民、公众纯福利性的服务。而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，武汉公园建设的步伐相当亮眼，超过很多一线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，深圳的公园据说数量上已经超过武汉，但窃以为综合魅力包括历史文化的含量、规模等，还是难以跟武汉比的。武汉公园的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，目前已逾900座，在向“千园之城”进发，这使得武汉变成一个非常美丽宜居的城市。

为什么要写《公园记》这样一本诗集？阿毛自述是在解放公园的一次谈话会触动了一诗，使她萌生出“为武汉的每一座公园写一首诗”的愿望。公园题材的确是一个新颖别致的题材，阿毛之前并未有人集中书写过。作为现代城市空间，公园具有开放与包容、自然与人工、动态与静态、孤独与聚集等复杂的二重属性，又是城市历史与个人记忆的载体，是一处丰富、独特的诗意空间。2021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阿毛孜孜不倦地跑了很多公园，再加上之前所作的50多首，构成了《公园记》300多首诗歌的由来。

阿毛的公园诗表现了公园空间的这种丰富性和二重性，特别接地气，有在场

感和画面感。花草在诗里出现的频率相当高，如她写《府河郊野公园》：“她们摘了几碗桑椹、几碗樱桃／放在大滨菊挨着的赛车上／／紫色酢浆草、蓝色婆婆纳／看着半空的红帽／高空的风筝／孩子们的草地午餐／摇曳着光影和花香”，令人想起孔夫子的教诲：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。花草之名本身自合诗意，亦是现代园艺发展的标志。所有这些花木，包括公园里的咖啡屋、时见鹿（书店）、游乐场、美术馆、展览馆、露营帐篷、无人机等现代设施都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，这些司空见惯的现代之物，如果从文化的眼光打量，就显示了生活的变迁和文明的发达。除纷纭的现代事物之外，公园亦是历史文化古迹密集的所在，不少公园就是以古迹为核心的展示。在阿毛的诗里，我们看到很多武汉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古老的地标，包括黄鹤楼、晴川阁、鹦鹉洲、琴台、宝通禅寺、无影塔、古德寺、问津书院等，它们与周围的现代事物已经融为一体，形成一个相当综合的历史文化体，是自然美景、文化古迹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交融。阿毛通常用一种后现代的并置手法展现这个文化综合体，如《古德寺所见》：“露脐装、超短裙、勾肩搭背者禁入／但古德寺仍成为／时尚T台／恋人秀场／／……少数人以跪拜双膝与扫描二维码／表达虔诚／／供奉香火的场景／在自拍或者他们拍的抖音里／像前世……佛脚，或伫立的风／为寺香染上世俗而羞愧”。诗人首先说庄严的佛教重地有一些行为规范，衣着上有一些要求，但现代生活风尚是挡不住的，富有侵蚀性的，这个古老的寺庙依然成为了“时尚T台／恋人秀场”，有人甚至跪拜的时候还要自拍或他拍抖音，表达虔诚的香火钱也是“扫描二维码”付款的，这样的场景是绝对的现代。然而不管怎么现代，人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，依然只能求菩萨祈祷“所愿成真”，这是与前现代共通的个体命运。诗的最后说“为寺香染上世俗而羞愧”，如果说老百姓的求佛里有世俗的欲望，倒是不必羞愧的，因为每一代人都会祈求更好的生活与命运，但如果佛寺本身有过多敛财的欲望，那就真的是滚滚红尘庙宇了，如《今日的宝通寺》所写：“敲木鱼者——身心不空／藏着旧时衣裳里的俗物”。总之，在文化古迹的描写中，我们看到诗人“融合了古意与现当代”的书写（《以晴川阁为背景的摄影》），恰切地表现了二者“之间的对峙或疏离”（《梦时代与宝通寺》），也或隐或现地表露了诗人的价值观和批判性反思。

总之，作为现代公园诗的第一位专力书写者，阿毛的想法和行动力都令人佩服，很多公园的景观在她笔下如在目前，也足可见诗人阿毛对武汉的深挚感情。我甚至想，把阿毛的一些诗句镌刻在武汉的公园里，真正实现“让诗歌装点公园”，或许是值得期待的。

襄阳三碗面

□ 明建平

襄阳，中华腹地的山水名城，自古便是商贸汇聚之地。南船北马，七省通衢的独特区位，滋养出饮食文化南北兼蓄、东西交融的鲜明底色。街头巷尾，热干面、刀削面、拉面等八方风味争奇斗艳，但真正镌刻在我味蕾记忆深处的，是这三碗面——襄阳牛肉面、珪湾酸浆面和芝麻叶面条。

前天上午，我和同事迎春从武汉参加培训回到襄阳。出了襄阳东站，的哥问到哪儿，我俩异口同声：“一桥头牛肉面馆！”到了樊城一桥头陈家牛肉面馆前，迎春大声吆喝：“老板，来两碗二两牛肉面，两大碗黄酒！”“好咧！”老板迅速用右手抄起圆锥形竹捞子，左手抓把拌好的碱面丢进去，左晃晃右荡荡，迅速提起，热气腾腾地扣入大海碗里，接着往碗里码上七八块牛肉、浇上一大勺红亮透辣的牛油汤。整个动作行云流水，干净利落。

我俩接过年，各自撒上葱蒜、酸豇豆，寻了张空桌，面对面坐下。满心欢喜地大块吃肉，大口吃面，间或吸一口冰凉的黄酒。鲜、香、麻、辣在口中交融炸裂，瞬间将旅途的疲惫冲刷得一千二净。难怪航天英雄聂海胜遨游太空时还念念不忘这一口。2021年9月17日，他在即将返回地球时说：“等回到地球后，我最想吃的还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！”

如果说襄阳人过春节主打的是襄阳牛肉面，那么消夜时分，很多人则倾情于珪湾酸浆面。

在襄阳，提到酸浆面，通常特指枣阳珪湾酸浆面，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它以地道土芹菜加配菜发酵三天制成浇头，其味香而不腻，酸辣爽口，雅致绵长。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吃腻了珍馐美味，途经龙阳，地方官员奉上珪家湾彭氏酸浆面，龙颜大悦，御笔亲封“天下第一面”，彭氏遂成酸浆面正统。2012年，珪湾酸浆面入选“湖北省首届食文化名食”，列入湖北省第四批非遗名录。

上周六下午，我和兄弟建辉、建强、建

兵一起打完乒乓球后，四人径直来到八一路的珪湾酸浆面馆。建辉请客，他豪爽地点了一盘卤牛肉、一盘卤烧鸡、一盘卤猪蹄、一盘花生米，老板随后送了一提啤酒。我们吃喝畅聊，好不惬意。不一会儿，老板端上酸浆面，热气蒸腾，酸香扑鼻。我递过一碗给建辉，他接过，吹散热气，先尝一口面汤：“爽！”再来夹一筷子面条送入口中细品：“嗯，美！”是啊，人生况味，有时不过就在这一碗面的酸甜咸辣之中。

在襄阳乡下，还有一道好吃的面食——芝麻叶面条，深受老百姓喜爱。

那年八月，我初到古驿镇余咀村担任脱贫攻坚第一书记。驻村当天，村支书余书记带着我们工作队员遍访贫困户，临近晚上，便热情邀我们去他家吃碗芝麻叶面条。

在他家，余夫人双手捧出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放在茶几上。余书记操起长筷，捞起一大筷子面条，在大海碗里装了七八分满，然后用大汤勺舀了一勺汤浇到面条上，最后精心挑拣些油亮的芝麻叶点缀在碗边。动作老练，一气呵成。

我双手接了，沉甸甸的。把嘴凑到碗边吹了吹热气，轻轻喝了一口黄莹莹的面汤，有淡淡的苦涩，微微的土腥，阵阵的清香。夹起一筷面条，轻轻一吸，顺着筋道；轻轻一嚼，唇齿溢香。我大口吃着，汗珠像线一样从额头滚下，不一会儿将整碗面吃得干干净净，感觉浑身舒坦，飘然若仙。

余书记介绍，这碗面条的魂儿，就在这芝麻叶上。想做好它，一晒、二泡、三洗、四炒、五合，五道工序，道道马虎不得。他娓娓道来：“一晒，必得摊晒在洁净的水泥地或稻场。万物生于土，不离土，便晒不死心。二泡，做面前半天，将晒干的芝麻叶浸入清水，让它吸饱水分，蜷曲的叶片方能舒展如初。三洗，泡好后需反复漂洗，否则叶间细沙难净。四炒，热油爆香葱姜，倒入洗净的芝麻叶快炒几下即起。五合，待面条煮开，将炒好的芝麻叶轻铺其上，让它的土腥、青涩、清香与面条、面汤彻底交融。”

一碗芝麻叶面条，俘虏了我的胃，更温暖了我的心。